毛詩古音參義

毛詩古音叅義卷之二

楚安鄭後學

鄭

孔子曰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詩即樂之歌曲惟詩淫故聲淫夫子言放鄭聲曷爲又存鄭詩放之者立百王之法存之者備一國之俗蓋只此歌曲一經優伶傳之以妖冶之態靡曼之音如今村塲爨演觀劇者每志意迷亂爲害甚深故不可不禁絶若詩則士大夫之所誦雖溱洧蔓草觸其惡惡之心足以懲創逸志所謂可以興也况緇衣鷄鳴等篇猶有可觀夫子亦安得以其淫詩而廢之也哉

緇衣之宜兮宜古音魚何反敝予又改爲古音譌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三章。周王喜鄭伯之為司徒善于其職。愛慕無已而作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古音蒲以反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古音虛王反。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祭仲以京城非制。勸君蚤為之所。莊公詭諱。反謂仲子侵我家事。離我兄弟。猶踰里踰牆踰園而折我樹之枝也。又言豈有愛于叔段。但夫人姜氏之所溺愛。父兄百官之所爭執。外人亦將有兄弟不相容之論議。不如縱使失道。以至于亂。然後舉兵討之。則姜氏不敢庇。諸大夫不敢議。國人亦謂叔段為逆。而不敢助。故此詩雖拒仲子。而心實與之。即左傳所謂姜氏欲之。與不義不暱。厚將崩之意也。胡氏謂其以惡養天倫。使陷于罪。因以剪之者。反覆此詩而益明。鄭氏謂為淫奔者之詞。但詩經聖人刪定。俱有序次。未必以野田淫曲。置于緇衣之後。且下兩篇皆言太叔之詩。朱子既從舊

說則此篇爲子展之所賦

從毛鄭之解。似爲較順。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古音神與反　巷無服馬。音姥　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于田三章。

叔于田。乘乘馬。古音姥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古音色主反　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古音杭　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古音樹　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鴇。廣韻鴇今烏驪非鴇　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古音肱　忌。

大叔于田三章。

清人在彭。古音旁 駟介旁旁。二矛重英。古音央 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古轉音疇 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清人三章。左旋右抽二句。折中謂左軍旋車而欲反。右軍抽隊以潛逃。中軍高克所自將。作而好言以鎮撫之。而亦不能固其志也。與彙纂說異。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古音胡 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羔裘三章。美大夫也。舍命猶言受命。與易姤之九五志不舍命同。但彼以不舍命為君相之造命。而氣數可一以挽回。此以舍命為大夫之安命。而常變不渝。所守惟安命。乃能無所疑懼。而為邦之司直。惟司直乃能稱此鮮明之服。而為邦之彥

鄭之子產。其是謂乎。三英。猶素絲五紽之義。六。素絲也。以素組英裘之縫。左右兩組中壓一組。故曰三英。裘黑而英白。故繫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遵大路二章。大夫爲君留去國者之詞。猶蕭何之追亡也。謂爲淫婦留客之詩。則聖人編次。在羔裘如濡。女曰雞鳴之間。且遵彼大路。執袪執手。淫婦詎敢爾爾。若以宋玉賦爲據。只恐玉賦用古。未確。當以就經解經爲是。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雁。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女曰雞鳴三章。賢夫婦相警戒之詩。前二章。戒以職業之當勤。後一章。勉以友善之相助。以此詩列于有女同車諸詩之前。用見人性之善。鄭俗之本貞。顧在上者。不當縱容妓女耳。○按來贈二字不諧聲。顧氏謂當闕疑。今從之。

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古音敷。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古音杭。顔如舜英。古音央。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有女同車二章。乃狡童悅妓女之詞。古者女子于歸升車。皆有盖頭蔽面。必不令人見其舜華舜英。既至夫家下車。亦必不將翺將翔。且再曰有女。亦非所以施于已婦之詞。而既曰舜華舜英。又曰彼美孟姜洵美且都。亦似後世詞曲。那緣湊合粗驚美艷之語。若謂佩玉等字爲貴門之女。副淫婦之服飾。亦何嘗不盛。且新婦入門。如何即有德音。又何以即云不忘。三復此詩。自以朱傳爲是。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古音敷。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山有扶蘇二章。妓女戲其所私之詞。自此以下淫詩與鄘之桑中。皆主妓女而言。或謂此時未必有妓女。偶觀楊用修丹鉛總錄有云。呂覽楚之衰也。作爲巫音。注女曰巫。楚詞九歌。巫以事神。其女妓之始乎。漢曰總章。曰黃門倡。然齊人歸魯

而孔子行。秦穆遺戎而由余去。文不始于楚矣。漢郊祀志祭郊畤宗廟。用爲飾女妓令之裘旦也。其褻神甚矣。據此則鄭詩在秦穆先後之時。其說益明。

蘀兮蘀兮。風其吹古音昌戈反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蘀兮二章。亦妓女之詞。叔伯者。其人不一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狡童二章。妓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彙纂案云。鄭風語意類多輕佻。律以男女調笑。固屬相符。此讀鄭風之要訣。亦卽誦詩三百之把握所謂以意逆志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褰裳二章猶前章之意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古音胡貢反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右音杭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右丰四章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東門之墠二章蕩子欲往妓女之室續舊好而妓女拒之之作也玩有踐家室及下東門如雲等句似鄭國此時東門外成行列人家皆如邯鄲之妓院矣一時妓女款客彈琴鼓瑟其聲自淫非四民之家其風多淫也世儒必欲牽就衛宏序說詆誣朱註亦可已矣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

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妓女喜其客之詩也稱君子者蓋當時士人亦多挾妓者矣風雨可以留客雞鳴又客將去之時故統言之而疊吟之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子衿三章妓女思其所喜之學子也青衿學子之所服也聖教既衰學校廢壞以儒服而爲佻邪之行輕浮放曠登城上之闕而眺望有踐家室之美女朝東暮西故妓女歌之如此其後子產爲政立法甚嚴乃改其舊習而遊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欲毀之而子產不從夫子謂之爲仁一子衿也前則挑達于城闕後則議論乎執政一國之風豈不視乎在上者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妓女爲人所離間而自解于其所私之詞後世有不僅以兄弟稱者矣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出其東門二章自好者惡妓女之詩也以如雲之多而者如荼之可愛盛其服飾冶容誨淫獨此人不爲所惑而樂與縞衣綦巾之妻守義習禮

以此見人性之本善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

臧。

野有蔓草二章。鄭子太叔之賦。亦賦詩者之斷章取義耳。至韓詩外傳所言齊程木子一事。恐未足深信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蕳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溱洧二章。已開秦淮西湖。畫船歌舫。相與遊觀之先。○邶鄘衛三國之風。惟新臺牆茨以下等篇爲淫詩。而牆茨偕老鶉奔。又非民俗之風。獨鄭詩自同車以下十三篇。後儒雖欲遷就序傳爲說。而終不如朱傳之就樂解釋明白直捷。或猶疑鄭風不至于此。此不知爲妓女門戶也。夫鄭近王都。而開後代歌妓之習。爲邪者烏可不放之哉。

鄭風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齊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古音彌郎反讀盲。）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古音莫滕反）

雞鳴三章。顧氏曰。鳴明二字。後人韻書混載八庚。今觀詩之用鳴者。皆讀乎平生成征諸聲。用明者。皆讀乎方王將良諸聲。則三百五篇。即古人之音書。豈不信夫。後之混爲一音者。其亦未嘗學詩矣。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子之茂（古音耄）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古音莫九反。）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還三章。急功利。喜夸詐之俗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古音敷。）乎而。俟我

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古音央。乎而

著三章刺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古音子悉反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東方之日二章大夫喜士人之應召卽至也彼姝者子與衛風之稱賢士同東方之日東方之月卽下篇不夙則莫也日出而賢士已在我室有禮于我而來卽我謀月出而賢士猶在我闥成禮于我而發我志意蓋以公令之以公召之而莫敢不來丈夫之志誠得而事誠可成奏共如此彼姝者子之不勝勞苦何哉。

東方未明古音盲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古音力珍反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今本誤作晨依唐石經及國子監註疏本改正作辰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並同辰時也夜古音豫不夙

則莫

東方未明三章。卽彼姝之不勝其勞苦而作也。言自公召自公令者急遽錯亂。失其時節。而來召者又多不循禮之狂夫折我樊圃之柳。瞿瞿顧慮。不計其時之夜夙與莫焉。爲士者其能受之乎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葛屨五兩。冠緌雙 古音書容反 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 古音滿以反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古音滿以反 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南山四章。錄齊風。實存魯風也。世儒謂魯無風。豈善讀詩者哉

無田 本字 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

而弁兮。

甫田三章。古註亦以爲刺齊襄公之詩。蓋因其在南山敝笱之閒也。竊謂此與盧令皆刺田狩之時所作。疑爲莊公四年公與及齊侯狩于禚。詩人作以刺魯莊公及齊襄也。當時襄公與公會獵。騶騺于禚。稱場圃之閒見者謂無于甫田之中爲田獵。甫田雖有莠。驕驕桀桀。蓋君不恤民民荒生業之象。因譏莊公不近念其親。而思父之仇。與之會狩。徒爲是勞心忉忉怛怛耳。不曰與人。而曰遠人。可謂正于諷諭矣。又言方見魯侯之婉孌少好。總髮如丱。曾幾何時而冠服皮弁。以與齊侯會獵。亦不稱其服。已考莊公以桓公六年生。桓公薨。莊公甫十三歲。又四年而狩于禚。故有此語。蓋亦爲嗟婉孌之意。未知是否。

盧令令。古音力珍反。 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盧令三章。孔傳謂爲襄公姓好田獵。疑亦即狩于禚之事。與甫田一時作也。言犬則駿矣。人則美矣。其如魯君與齊侯之不宜會狩何。逐獸者犬也。發蹤指示者人也。故言盧即言其人。仁者謂魯侯獲禽能分與人之惠。言外有見其不仁之意

鬈者偲者疑指齊侯言。著以丈夫之貌爲無道之行故敝笱以下三篇皆相連而並譏之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敝笱三章。春秋所載。自魯莊公之二年至七年文姜之如齊會襄公者凡五次故傳註皆以爲刺莊公之不能防閑其母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古音旁　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載驅四章。玩翱翔遊敖二句益知鄭詩同車章將翱將翔佩玉將將之解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旣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猗嗟三章。齊風十一篇爲齊風者五爲魯風者六夫子不存魯風者魯爲宗國諱也。而附見于齊風亦春秋直書文姜之意故曰詩亡而春秋作春秋與詩相表裏。

齊風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魏

晉獻公十六年。始滅魏以封畢萬。魏享國甚久太史公必不採其風謂魏滅于晉詩多晉事。以存魏而稱曰魏者非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古音蒲北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葛屨二章。佩其象揥上下。疑有脫句以大人之家。而寒、猶葛屨女手猶使縫裳又使治其要襋而大人卽服之。則較計瑣

眉。儉不中禮。若庶民之家。則固未為可訝也。須玩好人二字。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英古音央。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汾沮洳三章。章葉韻。依朱傳。折中定為刺遺賢。當并觀之。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士人憂國之將亡而不知者。謂君大夫之所爲爲是。憂者爲非。而士人益增其憂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古音滿以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古音虛王反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陟岵三章。行役而念其父母與兄。又知其念己。而願其謹身以來歸也。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十畝之閒二章。賢者不樂仕而思與其友歸于農圃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古音方墨反。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伐檀三章。刺小人之素餐也。君子可備任重致遠之用。如檀之可爲車。可爲輪輻。乃采之而復棄之不用。使之居于河濱樂河水之淸漣。此三句。蓋比也。小人乃以不稼不穡不狩不獵享有厚祿。甘其美食。曾不知彼君子者固不素餐素食素飧者也。天使君子淪棄于河干叔寘之濱。而小人無功而食祿。欲國事之有裨。其可得哉。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古音莫北反。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

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碩鼠三章魏唐儉嗇而唐之儉嗇在民魏之儉嗇在上以好人而冬霜葛屨女手縫裳以公路公行公族之貴而采莫采桑采藚則貪鄙之態必爲殘忍維是褊心一句可以蔽盡魏風蓋褊心則欲速見小無君子之大德昧爲國之遠圖故賢士心憂而上不知勞臣久役而上不恤已用之賢甘退十畝未用之賢永棄河干其在位甚久如所刺三歲貫女者乃皆貪鄙殘忍之人如碩鼠之食黍食麥食苗推骨敲髓使其民不樂生而相率以去故晉獻得以滅其國也世謂魏滅于晉其詩多晉事者殆不然矣

魏風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唐

成王滅唐以封弟叔虞命曰唐叔左傳史記甚明後居晉水之陽更名曰晉詩稱其初名故曰唐非晉滅唐而錄唐詩以存唐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蟋蟀三章。晉人憂國也。國之衰猶歲之莫。故我心不樂。而當國者。猶爲處堂之嬉。曾不思其居。思其外。思其憂。有良士瞿瞿蹶蹶休休之心。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矣。居者。晉也。外者。曲沃也。憂者。外將奪吾居也。亦下章他人之意。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閭古音　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樞三章。憂亂亡而不得保其室家也。亟亟于曳衣裳。驅車馬。勤洒埽。考鐘鼓。具酒食。爲永日之喜樂。若曰沃人一來。皆爲沃人之物矣。蓋是時晉人愁。沃人樂矣。故繼之以下二篇。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魯詩作綃。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揚之水三章。沃黨喜曲沃之有成。而欲相與隱其謀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二章。沃黨喜曲沃子孫之盛昌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古音胡故反。子兮子

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古音

渚。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三章。新婚別也。晉沃累世構兵。征役煩興。過時爲婚。將婚欲別。其夜荒涼寂寞。但有綢繆之束薪。見三星之在天。良人粲者邂逅相遇。貧難成禮。而黜兵之吏催迫倉皇。即欲從吏赴軍。故見者相謂子兮子兮。其如此良人粲者之邂逅何哉。所謂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也。而含蓄深永。非杜子美之學變風者。所能及矣。子兮子兮。謂黜兵之吏也。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杜二章。憂無兄弟也。兵荒亂離。孤特無助。而求比佽于行路之人。民生之無聊甚矣。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褎。自我

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羔裘二章。湘潭羅嶽五曰刺貪也。言此羔裘而豹袪者。專從我民人身上居積。居而又居。夫豈無他人羔裘而豹袪如子者乎。維子之故意聚斂也。又言羔裘而豹褎者。專從我民人身上推究。究而又究。夫豈無他人羔裘豹褎如子者乎。維子之好財無厭也。按此與序傳刺時在位不恤其民之旨相合。居居究究。爾雅釋訓曰惡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古音杭。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鴇羽三章。怨征役也。春秋隱公五年。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桓公九年。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乃伐曲沃而不能克。立晉君而不能定。王事之靡盬。使民征役不休。不得樹藝以養其父母。故呼天而嘆之。卒也晉不能支。為曲沃所滅。然後無衣作焉。蓋于蟋蟀山樞見晉人之憂亂。于揚水椒聊見沃人之黨叛。前後數十年。使晉人夫婦不親。兄

弟無依有綢繆杕杜之詩而爲大夫者猶悉索敝賦重斂于民民困征役呼天告訴晉安得不亡曲沃安得不有晉哉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無衣二章沃人以其君得賜服而喜也子謂武公也言此七命六命之服自莊伯以來服之已數十年不如吾君之衣賜自天子安而且吉安而且燠也黨惡之賊猶知王命之尊蓋亦以當時猶懼諸侯之討故以新命于王爲可喜耳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二章美好賢也武公逆取順守汲汲求賢故其後卿材輩出世主夏盟漢高求賢之詔曹操假之猶足驅策才士千古奸人之雄往往如此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古音神與反　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

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古音豫 百歲之後。古音戶 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葛生五章。弔陣亡也。言此葛生蘞蔓之地。而予之所美者。乃陣亡于此。我將誰與哉。則亦獨處獨息而已。因思新婚未久。枕華衾鮮。而予美以從軍遠近。言別遂亡于此。將誰與乎。亦獨旦苦守。以報吾夫而已。又言人之夫婦。永日長夜。百歲偕老。歸于其墓。歸于其壙。永保殘骸。而我之所美者。獨亡于此。不得歸骨于首坵。亦苦甚矣。三復是詩。義至情盡。罟無怨其從軍以死之詞。又不但守節無異心。此所以為有聖賢之遺化也。張南軒以為獻公攻戰不休之詩。其亦晉與曲沃殺人盈野之時乎。未可確知其為何公世矣。

采苓采苓。古音力珍反 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古音戶 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葑采

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刺獻公聽讒也讒人似是之言能投于卒然之頃而不能不露于徐察之後故苟亦無信苟亦無與苟亦無從總以舍旃舍旃爲止讒之要法獻公于曲沃之胙置諸宮中巳六日而猶疑爲申生之毒蓋始于輕信繼于輕與終于輕從而總以蔽于私而動以爲然故人之言得以行也

唐風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

齊晉之後次以秦風周亡而秦與夫子已早見之亦猶序書以秦誓綴周魯後之意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古音力珍反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車鄰三章。美秦君也。車衆馬多。武備盛也。漆栗桑楊。種植茂也。然而邦家新造。首重寺人。始而傳語。繼而受學。終至竊權趙高望夷之禍。已兆于此。故創制立法。必防其漸也。寺人傳令。其分似嚴。鼓瑟和樂。其情甚洽。然而兩日並坐。足見暴富之家。其僕多恣。新創之國。其臣多野。故天子之尊。必假叔孫也。周以畿內與秦。秦遂變周之政。爲簡易。畧其體制。慷慨悲歌。慮及其盡其亡。奮然及時建立。有不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之意。秦之強已見于此。秦之止于爲秦。亦見于此。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駟驖三章。記田狩也。一章言將狩之時。次章言行狩之善。三章言狩畢之閑暇。襄公始受王命爲諸侯。威儀氣象。一改舊觀。故歷叙其事而誇美之。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收。輈。聲諧。驅續以下聲諧。

小戎三章。此章婦人美君子之從軍復仇。先賦其軍容之盛而後及其私情也。正義云。國人夸兵車之善。言我戎車。旣淺短其軫矣。又以皮革五處束縛梁輈。使其文章歷錄。貫驂馬之外轡。則有皮爲游環。以止驂馬之外出。自衡至軫。當服馬之外脅。則有皮爲脅驅。以止驂馬之內入。陰板之前。又有皮靷。以白金鋈飾其相續之處。其茵蓐則虎文之韔。其車之轂甚長。以駕我之騏馬與馵馬。而君子乘之。以從君征我不共戴天之仇。是其溫然如玉之德。取彼西戎板屋而居之義。憤庶幾可俾。然我不得在軍中。親見其盛。徒亂我心中之委曲。蓋婦人之于公義私情兼到如此。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此章言四牡者。騏馬駵馬。是其中服。騧馬驪馬。是其外驂。畫龍于盾。合二盾而載之。以爲車上之衛。其驂馬之內轡。則亦消沃白金以爲觼。係于軾前。馬力者。戎器備利。有攸往矣。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古音胘。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以淺薄之金爲甲。彼于騆馬以白金沃三隅矛之平底。畫雜羽以蒙中干。使有苑然之文。其弓則有虎皮之弓室。其馬則有鏤金之胸帶。其韔則以二弓交置于其中。又以竹爲弓檠。以繩約之于弛弓之裏。而繫弓體使正。其車甲器械之盛如此。而君子實帥以往。故又言其良人之安重德音秩秩。不失條理。使我思念之深。而起居不寧也。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遊從之。宛在水中沚。

蒹葭三章。欲見賢而不可得也。周之禮教數百年。秦襄一變而尚威嚴。重刑殺。如霜後之蒹葭。青葱者或見其蒼蒼。而白露之爲霜者。日出而猶未晞。日高而猶未已。其視周室之興茁葭茁蓬。如春溫秋肅之相反。故周之獻民。有抱道不仕。而隱于山巔水湄者。詩人賦其物以爲比。言賢人之逃避。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也。

終南何有。古音以。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古音渠之反。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終南二章。民喜其君子之至止也。襄公之時。岐豐之地。尚爲犬戎所據。文公始逐戎而走之。東徙于汧渭之會。至德公始徙居雍。雍在終南之下。德公之子三人。宣公成公繆公遞讓國以及穆公而霸西戎。此詩其在德公初徙居雍之時乎。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古音杭。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誦車鄰駟驖小戎。而知秦之所以强。誦蒹葭而知閼道之所以廢。儒士之所以黜。誦黃鳥而知焚坑之所以兆驪山之役之所以始。

鴥彼晨風。古音力憎反 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三章。欲見賢人之詩也。三良殉而羣賢速去。如鷹鸇之疾投于北林。故以未見君子爲憂。而再三言其忘我。夫亦思賢人果如何忘我乎。疑此爲康公初年。夏屋渠渠。每食四簋之詩。君子之去者。誠得奉其使之見者。至不承權輿而始與嘆焉。其何悔何追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

同與王于興師。修我甲兵。古音必良反。與子偕行。

無衣三章。勤王也。此與下渭陽兩篇疑皆穆公在位之詩。序次應在黃鳥之前。錯簡在此。自平王東遷至于襄王八十餘年。王室之聲靈雖不振。而秦之地固岐豐舊都也。思先王如思其高曾。欲時王之西歸。如思其父母之歸家。故襄王出居于鄭。秦穆公將兵助晉納王。國人聞爲王而興師。其踴躍歡欣皆忠義之勃發。不容自已。平王不能用其民而棄之以與秦。秦用之以征西戎。則爲小戎之詩。秦用之以納襄王。則爲無衣之詩。于此見文武成康之遺澤在人心者。數百年如一日。豈不可感也哉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渭陽二章。康公送舅氏文公反國之詩也。時康公爲世子。序次當在無衣之前。　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而念其母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秦之于晉甚厚。康公之于晉亦甚厚。廣漢張氏乃謂康公不能自克于令狐之役。以良心爲怨欲所害。夫令狐之役。豈秦欲與晉戰哉。其亦未考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之書法。且

不知聖人存删陽詩之意矣。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古音九　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賢者刺康公之禮貌衰也賢者固不在區區安居飾歡之事然至于每食無餘每食不飽則非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禮養賢如此眞不繼其始矣孰為賢者而仍不去豈不可恥故以此詩繫于晨風之後可以論世可與讀詩

秦風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陳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古音戶　無冬無夏。古音戶　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宛丘三章陳人刺在位者之遊蕩而恒舞無令望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古音戶 穀旦于差古音磋 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古音磨 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東門之枌三章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子仲之子婆娑于枌栩之下男之舞也不績其麻而婆娑于市女之舞也末章則男女會舞而相與贈遺風斯下矣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衡門三章隱居者自足乎內而不願乎外之詞也一說衡門泌水隨地可以安樂不必如婆娑東門為樂飲食男女隨分可以相安不必如荍握椒縱恣忘反正為上兩篇箴銘亦通

東門之池古音佗 可以漚麻古音磨 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

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東門之池三章鄭箋言其君當與淑姬相晤對言論也李氏謂與衡門詞意相類東門二句猶衡門泌水之意彼美淑姬猶不必齊姜宋子之義亦爲歌舞者鍼砭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古音制

東門之楊二章譏失信也東門之楊約信之地也昏以爲期約信之時也而至于明星煌煌明星晢晢而不至所謂有約不來過夜半也楚騷云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正用此詩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訊釋文作誶音息悴反

予讀如與音羊汝反

墓門二章刺其君之不去惡人也既以墓門凶地之棘爲比又比之以梅上之鴞皆謂其不良之極也然是夫之不良國人皆久知之君寧有不知知之而不去之則自嚇昔已然今雖悔何追乎由是夫之不良早有歌其惡而君亦訊問之者矣訊予予亦告之而不予顧至于顛倒狼狽然後思予之言則亦豈有及哉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防有鵲巢二章憂讒間也言以隄防而謂有鵲之巢于邛丘而謂有苕之旨而予所美者亦以無爲有侜張之而使我憂心忉忉也又言中唐之甓以積累而成路邛丘之旨鷊以雜色而成文而予所美者亦積漸浸潤多言羅織以成其讒其侜張者更巧故憂之甚而至于可懼也朱註以上二句爲興折中以爲比謂更得詩之本意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慘五經文字作懆懆音七倒反陳第曰按說文懆愁不安也

月出三章，小臣憂夏徵舒之害靈公也。役人夏姬，舒，折中謂即徵舒，而截用一舒字，如晉重耳之重，欒王鮒之鮒，仲孫何忌之忌也。止用一舒字，有不敢昌言之意。言靈公淫于夏姬，當月出之時，止悅夏姬之僚之懰之燎，不顧其子徵舒之心，始則幽窈糾結，繼且憂思忍受，終則矯變糾緊，禍發甚速，從之者，安得不憂勞煩亂也哉。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古音泥心切 匪適株林，從夏南。 駕我乘馬，古音姥 說于株野。古音神與反 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株林

二章。

彼澤之陂，古音波 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古音訛 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澤陂三章，賢者傷洩冶之被殺，而束手無措，徒痛哭流涕，伏枕不出也。一人，謂洩冶也。首章傷如之何，慟其死也。次章三

竟乃言其形體之魁梧容貌之矜莊眞朝之柱石而以諫見害我輩雖欲有爲寤寐思之其將何所爲哉徒輾轉伏枕臥不安席而已夫陳之亂至于株林之淫虐役諫臣而事不可爲陳安得不亡哉

陳風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一十四句

檜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羔裘三章檜君就于遊燕怠于政治大夫去國而其心未嘗一日忘君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素冠三章。賢者幸其得見行三年之喪者。而有感于心。而愛慕之無已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古音敷。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古音姑。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萇楚三章。民不樂生。而反羨物之無知無家無室也。夫使民以有知為苦。以有家有室為累。則其為之君者。政繁賦重。為何如哉。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匪風三章。思平王之西歸也。東遷之初。猶檜猶未滅于鄭。檜之君子。望平王之還于王都。謂朝之大臣。必有勤其君西歸者。夫欲西歸。必有西歸之策。我實有好音以懷之。惜乎東轍不反。而檜亦日日衰微。而為鄭所有。顧瞻周道。安得不憂悲

哉。

檜風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古音蒲北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蜉蝣三章。曹君玩細娛而忘遠慮。賢者憂之。欲其于我爲安止之所。而時與講說也。掘閱孔穎達謂蜉蝣土裏化生。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折中謂閱與穴通。管子曰掘閱得出。說。講說也。鍾伯敬謂歸處歸息歸說。猶言到家裏慢慢與你說。皆從心之憂矣一句生出。愚謂曹檜相同。羔裘好潔衣服。蜉蝣亦只在衣裳上用功。一則曰勞心忉忉。一則曰心之憂矣。其詞一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維鵜在梁。不濡其

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古音蒲北反。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古音注。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音故。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候人四章。刺曹君之近小人。小人得志而君子困窮也。候人何戈祋。為赤芾者前導。而衣赤芾者。至三百之多。不稱其職位。不稱其寵遇。徒如草木之盛。朝雲之升。朋類瑣穢。氣燄赫奕。君子有不能得食之苦。其何以為國哉。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鳲鳩四章。見時君之不壹。而思古先聖王之正心修身齊治均平也。在桑者一母。而在梅在棘在榛者有七子。其天子居

中圖治。而諸侯分治一國之象乎。天子之養諸侯也。均平如一。其儀之一。其心之與諸侯固結也。帶絲弁騏。天子得諸侯分理。而恭已無爲。故以其儀之不忒。而正是四國。正是國人。就天子言。則曰四國。就諸侯言則曰國人。國治而天下平。上有博厚高明悠久之聖君。下有太平安樂壽考之百姓。此文武成康之盛世。今安得見其時哉。序以爲刺。朱傳以爲美。二說固當兼用矣。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古音疆。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下泉四章。傷大國之虐害小國。而思盛時方伯之澤也。大國之虐害。猶寒泉之傷物。無論賢否。皆見侵削。于是愾然思周京盛時。王澤敷布。如陰雨之膏黍苗。四國皆共尊一王。王命賢大臣如郇伯。伯宣勞來。故我小國得安其生。而今安望哉。二南以二伯始。曹檜以郇伯終。二南以周公始。豳風以周公終。夫子夢寐周公。于此益見。

曹風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豳

七月流火。古音毀。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古音蒲以反。田畯至喜。

七月八章。豳人自歌其勤若也。月者。夏之月。日者。周正之日。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謂一陽二陽三陽四陽也。不日言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者。公劉雖遵夏制。已開周家以夏十一月紀正之法。且示尊陽之意也。不言五之日六之日。明陽至是盛而陰已伏矣。故不言三月而言蠶月。至四月乃直言四月。有深意焉。亦大易七日八月夬姤之義也。李氏謂此篇凡言春者。為夏之春。是已至謂以周正為春。如春秋所書者。蓋假以須正朔。新一代之制。其實正可改。時不可改。周孔之道一也。此等語。蓋未知周實改時春秋所書之春。實周之春。非夏正之春。如周未改時。孔子不言行夏之時矣。建申之月始肅。則謀衣。建寅之月始和。則謀食。豫之至也。亦此詩一篇之綱。自二章至五章。皆言謀衣之事。自六章至八章。皆言謀食之事。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古音岡 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古音杭 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此下三章。皆申言首章謀衣之事。○仲春會男女。故有悲及公子同歸之女。然嫁于公子。臨嫁而猶出而采蘩。此所以爲豳風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又承上章而言。當七月流火之時。已念及之。故于八月卽以萑葦爲曲簿。預備來春治蠶之用。及時而爲蠶事。又于鳴鵙之後。麻熟可績之時。績麻爲布。合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爲鮮明。皆以供上而爲公子之裳。至誠惻怛。勤勞奉上。風之厚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

貍。爲公子裘。古音渠之反 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四月爲六陽之月。不言日而言月者。言陰氣之已萌也。將言寒蕭之候。擧此爲先。下文乃通以月名之。越兩月而穫稻。越一月而隕蘀。陰氣盛。寒將至。故終言于貉裘裼之事。以終首章無褐之意。而私其小。獻其大。亦見愛上無已之心焉。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古音神與反 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古音戶 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此亦以申言首章禦寒之意。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古音孤 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此又承上文而言衣裘既具宮室既安則飲食之需宜有以助之且別之也果酒嘉蔬以佐梁肉瓜壺苴荼以佐疏食勤儉孝弟教民之道即寓于養中矣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古音古　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此章言農事之終又以明年之農事預計于今年之冬孟子所謂民事不可緩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古音於容切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古音光　萬壽無疆

此因飲食而極言功化之盛以見王道之成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思鬻子之閔思　迨天

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古音姑。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曉。

鴟鴞四章。本篇傳解及書經之言備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古轉音主 烝在桑野。古音神與反 敦彼獨宿。亦在車下。古音戶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

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古音姥 親結其縭古音羅 九十其儀古音俄 其新孔嘉古音磋 其舊如之何

東山四章周公勞歸士也○周公居東孔氏謂即東征而讀弗辟之辟為致辟管叔之辟鄭氏讀辟為避謂避居東土二年成王得鴟鴞之詩感風雷之變始親迎周公以歸命之東征又三年而歸朱子初從孔傳後從鄭箋詩書兩解迄未畫一近日夏醴谷力主孔氏愚玩詩之序次先鴟鴞似成王因流言而疑周公公居國東二年王猶未悟公乃作詩貽王王感災變始迎公以歸公始征東故東山在鴟鴞之後破斧之詩則單士所以歌頌周公者與東山若相醻荅故又次之玩書之次序武王既没三叔流言此時罪人並無主名周公安得即以兵征成王此時惑于流言周公在國則有霍氏擊乘之懼公避國東而二公為政王心始安故公避而王疑稍釋流言亦無從再生然王不信公公不安武庚不誅則禍仍在而公不安王與國家終不安天眷有周風雷悟王王于是親迎公以歸仍秉大政然後流言之武庚三叔懼而生變始蠢蠢然明叛周室王乃命周公東征作大誥及武庚誅而後封微子于宋亦似非一聞流言而即興兵致辟者故愚于詩書兩解以鄭氏之箋朱子之後說為主

旣破我斧。又缺我斯。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旣破我斧。又缺我錡。古音渠禾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古音磋 旣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破斧三章。單士所以答東山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伐柯二章。國東之人。喜于得見周公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謂周公也。公避居于東。深居簡出。東人之賢者。未見而無介紹。如伐柯之無斧。取妻之無媒。旣見則法則當前。又如娶妻而成禮。籩豆之有行列。蓋聖人之聲律身度也。○鴟鴞三詩附于豳風。七月之後。以見周之王業。自后稷後。由公劉克篤前烈。有豳風。至武王有天下。周公勤勞王家。只完得前烈率由豳風耳。故風雅頌皆有公劉豳詩。有豳然後有南。以南始。以豳終。極有深意。至伐柯三章。又見周東之風。亦猶豳風之

敬愛公子。與南之螽斯麟
趾同義非漫爾附存也。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九罭四章。成王親迎周公于國之東。東人欲挽留周公而不
可得之詩也。後惟孔子居魯。魯人有袞衣章甫之詩與此相
同。李氏謂與甘棠之愛同。不入周南者以東征之役。大傷考
心。此詩以東爲東征之誤也。周南在文王時。此則在武王既
沒。周公避謗處憂患之時。安得入于周南。且玩來上篇本篇
及下篇公孫碩膚等語。益見周公居東。爲畏謗避居。非致辟
東征甚明。
何紛紛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古音胡。

狼跋二章。東人美周公遭謗避居而不失其聖也。○周禮籥
章龡豳詩以逆暑迎寒。七月一篇是也。自鴟鴞以下皆附存

之義已見前至祈年于田祖明言吹豳雅祭蜡明言龡豳頌則當于雅頌求之朱子已論列于大田良耜諸篇此爲定解鄭氏謂三分七月王氏謂其詩已亡或者又謂以七月一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頌者皆不足信也

豳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毛詩古音𠫭義卷之三

小雅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雅有小大者通上下之情聯親疏之歡其事未遠于厥爲小雅推受命之原述祖宗之德其事已近于頌爲大雅先儒謂自鹿鳴至菁莪爲正小雅以後爲變小雅自文王至卷阿爲正大雅以後爲變大雅朱子謂序次時世有不可考者愚謂夫子因詩樂殘缺失次歸魯正之然後雅頌各得其所但秦火以後諸儒傳說恐仍不無殘缺失次之處今考雅頌三編唯大雅自正雅後民勞板蕩桑柔爲厲王之變雅抑及雲漢六篇爲宣王之變雅瞻卬召旻爲幽王之變雅不見失次之處若小雅則自六月以後六篇之下似宜次以瞻洛裳華采菽桑扈鴛鴦黍苗隰桑車舝綿蠻瓠葉斯干無羊爲一類然後次以沔水鶴鳴祈父白駒黃鳥皆屬之宣王十月之交我行其野及白華菀柳小宛小弁巧言彼何人斯巷伯谷風蓼莪大東四月北山無將小明鼓鐘頍弁青蠅賓筵魚藻角弓彼都采綠漸石苕華何草皆以屬之幽王至節南山正月雨無正小旻似皆爲平王之詩若楚茨四篇爲幽雅宜如幽風之例附于小雅之末又如周頌自清

廟至有客。其所甚明。唯時邁後。似宜附以大武。及賚般酌桓。為武之六成。載芟絲衣三篇為幽頌。亦宜在頌之末。乃為不失其次耳。舊人不言秦火後有殘缺失次之處。善者惡者。皆指為刺幽厲之篇。先儒之辨明矣。或云宣王之世。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安得指為變雅。此亦一疑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古音杭。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鹿鳴三章。燕羣臣嘉賓所作之雅也。鹿鳴為中庸尊賢之經。而一則曰示我周行。再則曰德音孔昭。又見天下國家之本。在于修身。此所以為知天知人也。四始皆始文王。故漢儒以鹿鳴為文王之詩。文王既作靈臺辟廱。以興文教。與賢臣燕飲講論。故靈臺詩頌其麀鹿。此亦歌乎鹿鳴。與風始之關雎和鳴琴瑟鐘鼓者。若相應焉。則關雎為后妃求賢。鹿鳴為

文王賓賢。同一樂而不淫也。○亭林顧氏曰。偏考三代秦漢之書。凡鳴平生字。無入陽唐韻者。集傳叶音皆非。予謂三代秦漢以上無唐韻本子。止言諧聲。則鳴苹笙相諧。簧將行相諧。不必糾纏唐韻也。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騑騑。嘽嘽駱馬。古音姥。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翩翩者鵻。載飛載下。古音戶。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古音蒲以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古音侵。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古音深。

四牡五章。勞使臣之來。章使臣之勤之雅也。于中庸九經爲體羣臣。

皇皇者華。古音敷。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古音媒。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皇皇者華五章。君遣使臣而教戒之之雅也。穆叔云。訪問于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若周禮小行人之職。合萬民之利害爲一書。是咨禮也。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是咨事也。悖逆暴亂作慝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是咨難也。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是咨親也。如濡。溫柔也。訪事貴于溫柔。如絲。條理也。謀難貴有條理。沃若。和洽也。度禮貴于和洽。既均。齊一也。咨親貴于和調。義各不一。取與亦別。非但爲諧聲也。

常棣之華。鄂與萼通。不與柎通。不注之不。若華韡韡。韡韡當作韡。鄭氏曰。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萼之足也。常棣之華。萼柎攢生。相比發榮。故韡韡然。人與兄弟相親相助。家道乃興。故遍閱世人。未有如兄弟者。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古音蒲牟反。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左傳作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古音女。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籩豆。古音田故反。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

樂且湛。宜爾室家。古音姑。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常棣八章。燕兄弟也。序以為周公閔管蔡之失道。玩詩詞沉痛深婉。信非聖人處兄弟之變者。不能作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古音九。既有肥牡。古音莫九反。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古音豫。飲此湑矣。

伐木三章。親親敬大臣也。鹿鳴尊賢。四牡皇華。體羣臣。而子庶民柔遠人懷諸侯之義。皆寓其中。常棣則專以親親言之

反復乎常變之義以爲朋友不如顧朋友保乎四倫君臣義如朋友故又以人君之親親敬大臣者統歸于求友夫以親親敬大臣爲求友則所以修身者至切且備宜乎其繼以天保之頌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古音戶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古音方墨反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古音耄無不爾或承

天保六章下報上也曰單厚誠以行仁之盡也曰多益誠以受益之多也曰戩穀欲其所行盡善也曰孝享欲其事先之誠也曰民質欲其風化之古也至于君德而百姓皆徧爲之則道一風同純王之治天保之天定之先王先公詒之君臣

上下均享盛大悠久之福所謂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也。豈好詠哉。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古音姑 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古音几 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古音敷 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古音蒲北反 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采薇六章。慰勞將帥也。首章總計去來之時而言其故。所謂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師貞。丈人吉也。次章。言在途之飢渴。

欲其帥之體恤民情也。三章。言爲王事而有竭力致死之心。有勇知方。所謂師出以律也。四章。言軍心之勝。軍容之整。軍力之齊。以節制之師。馭忠勇之氣。有戰必勝。所謂在師中吉也。五章。言既勝而戒備。止則聯其車馬。嚴其營衛。行則整其行列。嚴其器械。畏玁狁之孔棘。無日而不嚴。譏益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之死。皆全矣。夫然後整旅而還。合往來而計之。終之以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者。以見兵凶戰危。始終戒懼。先王用兵。時時有百萬生靈性命。壓其憂思。至于民恐上之不知我。而上已知之而言之。民有不悅而忘死者乎。三代行師知時。雨此尤可見。杜子美出塞詩。多從此出。

我出我車。于彼牧(古音墨轉音校諸來)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轉音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轉音紀其反諸載。)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古音旁)。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古音敷。)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

書。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古音紅。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出車六章勞南仲而稱其功也南仲承天子之命北驅玁狁西伐昆夷號令嚴速軍容赫奕而臨事之懼上下同心顧其謀甚秘軍士北行止謂驅逐玁狁及至朔方而後宣命城之蓋以朔方介玁狁西戎之間據險扼要築城戍守隔截北西交通之路出其不意使玁狁不及爭西戎不及拒故朔方一城而玁狁之難除又遵所受簡書往征西戎王事之多難如此豈我輩懷歸之時故畏之而欲盡從之以西然西戎小醜止須爾勁旅以往爰有偏裨將衆還家故室人于深秋之時喜其既至始知赫赫之南仲猶往伐西戎而未歸也及乎春日而南仲始歸紀其大功終在玁狁故以玁狁始以玁狁終焉。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

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古音滿以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古音几。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音記。嵩高箋曰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征夫邇止。右近字多與幾同。

杕杜四章。勞還役也。

南陔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七句。

白華

華黍

舊說謂亡其辭亡。即無字。故朱子以爲本無詞。據儀禮笙入樂奏言也。蓋樂有升歌堂上者貴人聲也。堂下則尊者以管。有虞下管鼗鼓。周人下管象。管新宮是也。卑者以笙。鄉飲酒燕射。笙入堂下是也。

魚麗于罶。鱨鯊。古音梭 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古音以 物其多矣。維其嘉古音磋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魚麗六章。李氏本王氏。以爲季冬荐魚春獻鮪之後。燕飲之詩。今考燕禮閒歌魚麗笙由庚則謂魚麗爲備物以優賓。不必拘拘于魚麗字樣。爲薦魚獻鮪詩也。

由庚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古音五教反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古音肆。

南有嘉魚四章燕禮間歌南有嘉魚笙崇丘皆爲主人燕樂嘉賓之詩

崇丘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古音滿以反　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古音耄　南山有枸。古音矩　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古音矩　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古音戶

南山有臺五章。下所以答上也。唐虞之世。帝作歌以責股肱。臣賡歌以頌元首。故周公制禮作樂。于君燕臣之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取嘉賓之示我周行。德音孔昭。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也。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皆君所以隆重其臣之詞。于是爲臣答其君之詩。歌南山有臺。頌其君子之壽。稱其君

子之德。至于萬壽無疆。德音不已。保艾爾後。而歸于民之父母。大學引以爲平天下者。絜矩之極致。至于是則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故笙由儀焉。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終之以君臣上下。共勉于修身齊家之化。先王詩教之示人以端本善則者。固切且詳哉。

由儀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湑古音）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蓼蕭四章。諸侯朝于天子。天子燕之。以示慈惠。言其笑語之親。龍光之施。令德之養。車馬之美。而祝之以壽福也。兄弟。謂兄弟之國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古音於戈反 其實離離。古音羅 豈弟君子。莫不令儀。古音俄。

湛露四章。左傳明矣。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句。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古音以之。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彤弓三章。左傳明矣。自鹿鳴至天保爲治內。繼之以采薇三篇爲治外。自南陔至湛露。亦治內也。繼之以彤弓之奬武功。

菁莪之章文教亦治外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具見于此故皆爲文武成康盛時之詩中更昭穆諸王至宣王而中興乃有六月采芑車攻吉日鴻雁庭燎諸篇誦其詩可以論其世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古音俄）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菁菁者莪四章學校英才喜君子之長養教育而稱美之也文武建辟雝興學校成康造士之法益備且詳故以中阿之莪比國門之秀俊既得君子之循循善誘樂其教習其儀如保氏之學教六儀焉繼以莪之在沚比士之在泮受其教澤欣喜無窮又以莪之出沚在陵比士之學成選造三飛成我之恩多于百朋又總言未學之時此心全無眞宰有如楊舟之汎浮沉無薄自得君子指示提命而後知止有定勿休日休益學之大成如此非天子建學立師多方作育之澤哉師道立而善人多其此謂乎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古音蒲北反） 玁狁孔熾我

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古音蒲北反 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古音蒲北反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古音几 飲御諸友。古音以 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古音以

六月六章。章八句。宣王命尹吉甫北逐玁狁。有功而燕勞之。命史臣爲歌。紀于大常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古音滿以反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古音

蒲北反　鉤膺鞗革古音棘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古音戶郎反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古音戶郎反　鴥彼飛隼古音之水反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焞焞古音他屯反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采芑四章宣王命方叔征蠻荊有功命史臣爲歌紀于太常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古音龍　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決拾

既飲弓矢既調。讀為同。與同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說文作𢮎漢張衡西京賦收禽舉胔从肉作觜。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古音於戈反不失其馳。古音陀。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車攻八章宣王復古會同田獵于東都。史臣作為詩歌。紀之于石也。觀石鼓歌相傳為宣王蒐于岐陽之鼓意此車攻之詩亦必勒于石。而其後全亡之矣。

吉日維戊。古音茂。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古音姥。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古音以。儦儦俟俟。或羣或友。古音以。悉率左右。古音以。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吉日四章宣王獵于漆沮史臣作爲詩歌記其事也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古音神與反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古音古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鴻雁三章流民沐朝廷勞來還定安集之恩其始棄家離散終乃還歸築室其哀鳴嗷嗷者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深感上之哲人念劬勞而撫綏之非如愚者謂其閑暇而宣驕也使臣以流民之詩歌上陳于王其所以頌王之德者即其所以欲王之哲而下情無不通故爲小雅後世監門之圖其本此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古音熏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古音芹

庭燎三章。宣王勤于視朝自作之詩而史臣記之也。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宣王感寤。于是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業。是也。鴻鴈見王之子庶民庭燎見王之敬大臣。體羣臣懷諸侯。而要于得無逸之旨。故能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汲汲不遑而寢處不安寧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古音之水反 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古音以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古音滿以反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古音杭 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沔水三章。其太史伯陽父憂亂而儆戒同寮之詩乎。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民之訛言。正指乎此。而杜伯以讒被殺。又讒言其興之時。故首言亂之必然。猶水之于海。隼之必有所止。次言亂之必甚。猶水之湯湯。隼之飛揚。末言亂之必由于上。猶隼之必率于陵。而一時人俱莫念亂之必至。惟我念彼發禍之爲不循三代之蹟。致此亂本。坐臥不

憂不能已。我友于此。不以訛言爲懲。獨不思訛言者。讒言所由興。念及此而猶怠緩悖從。不敬以持身。使內無可拒外無可議。敬以格王。使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乎。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古音神與反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鶴鳴二章。大臣陳善納誨之詞也。誠不可掩。理無定在。愛知其惡。憎知其善。類萬物之情。通天下之故。弭患于未萌。已亂于將善。何憂乎訛言。何患乎讒說。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祈父。予王之爪牙。古音吾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

之尸饔。

祈父三章。軍士困于久役而怨苦之詩。宣王三十九年。王師敗績于姜戎。四十年。料民于太原。戎事紛起。征役繁興。司馬非人。調兵無方。至以司右虎賁之士。當爲王之爪牙。舍守王閑居守王宮者。而使之攻守遠方。又有親老而無兄弟者。亦不得免。使其親不免薪水之勞。故責司馬。亦以責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古音胡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爾遁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白駒四章。宣王留賢之詩也。宣王之初。吉甫、申伯、山甫、方叔、召虎君子滿朝。出將入相。無非大賢。至其末年。不籍千畝。虢文公諫之。料民太原。契侯諫之。皆不見聽。杜伯左儒相繼以死。于是賢者有以公侯之貴。欲乘白駒而去者。王命大臣留

之始欲其暫留朝夕。繼言其遐逸之不可期。終知其必不可留而猶望其與聞國家之事。纏綿悱惻。其體與其詞足以觀矣。爾公爾侯。舊說比之于漢高之招田橫。恐非所以留賢。橫且不可以王侯招。况白駒之賢乎。李氏謂設或以爾爲公爲侯。則所若更大。勸其不必以下位爲恨。亦非王公之尊賢。一推言爾以公侯之位。欲逸豫以自得。願爾毋以是爲期。當加一番慎審。用一番勉强。毋決于優游遁思也。自此以上至六月。皆宣王時之詩。六月至庭燎六篇。中興大業方盛之時也。沔水以下四篇。亂階萌。朝政失。賢人隱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字從木。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字從禾。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右音謨郎反讀盲。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右音虛王反。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黃鳥三章。疑即白駒賢者潔身而去之詩。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古音姑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古音方墨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古音方二反亦祇以異

今本作誠依唐石經及國子監註疏本改正箋曰室家成事

我行其野三章疑爲申侯怨幽王之棄其女申后而寵褒姒也前申伯爲宣王元舅此乃申伯子申侯之女爲幽王后申侯留謝輔政及幽王三年得褒姒而廢申后不思舊姻求新特矣再三言昏姻之故謂其世爲勲戚義不能已也而王乃以褒姒之來褒國貢獻甚盛以其富而寵之夫亦思舊姻之不以其富實以其德之有異乎王不念此我尚得留于是乎于是迎其女及所出宜臼以歸夫王之求新特以其色也而曰以富亦可謂怨而不怒矣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古音毛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古音棘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古音莫滕反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古音波維虺維蛇。古音陀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古音皇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古音陀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古音俄唯酒食是議。古音魚賀反無父母詒罹。

斯干九章。天子新作宮室。落成而頌禱之詞也。李氏謂爲卿大夫作室。僚友賀之。蓋援張老發獻文子之室之例。不知大夫作室。寧可以列于小雅。且大人占夢及室家君王等語。亦非人臣所宜有。故依古序朱傳爲是。但首章從兄弟說起。似非人臣頌君之體。不知烏山荒康。由于因心則友。豐鎬定鼎。幾危于管蔡。而卒定于魯衞。故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御于家

飛常棣之詩重有感焉後世子頹叔帶之亂天子蒙塵則欲居此室而子孫蕃衍宜君宜王兄弟之相好不相尤所關甚重此小雅之才所以爲善頌善禱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古音陀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古音胡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古音于陵反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無羊四章牧成而考之詩故以吉祥之事終焉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古音於戈反赫赫師尹

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古音磋。憯莫懲嗟古音磋。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古音博工反。

節南山十章家父以詩為彈章彈尹氏即諫王也開口稱節彼南山便有風裁不殊與日山河有裁之慨國既卒斬前人

已誤師尹何以不監而再誤其再誤者總以心之不平也任平天下之責而不平其心以尹氏之世卿居太師之尊位而上不念天亂下不憫民窮委政于姻亞之小人以其未嘗親未嘗問未嘗任者罔其君豈知民不可欺君不可罔徒下天怒而降此鞠訩大戾猶不屆不夷以冀民之遠亂而違其惡怒宜乎亂之靡定且將日生而民心不寧使我如惔者又如酲焉嗟乎亦思秉國成者誰乎而不自爲政終苦我百姓乎我于是欲去而義不可去猶冀王之去尹氏也乃王亦嘗怒之而轉眼又親之天心亦爲王不平皆王心之不寧不自懲其心而反以正言者爲怨也是尹氏之不平皆王心之訩也王如能遏此心則邪天恤民而萬邦得所養何東周之不可復西乎此詩折中謂諫平王者聖人不易之論蓋平王東遷之所以不振者其故多端總由于用尹氏故春秋隱公三年特書尹氏卒于平王晏駕之後是尹氏太師爲周轄不復西之罪魁春秋之作蓋以此也又爲大學平天下之切証至家父于平王時能作誦以彈尹氏諫王而其後乃爲桓聘弒逆之會桓又求車焉其亦不善其終者矣抑又論尹氏之勢如此家父直言詆斥而得保其身又以見周家忠厚之澤之遠而無殺戮諫臣之事也豈不可爲鑒哉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

古音疆。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古音戶。好言自口。古音苦。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古音莫滕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古音莫滕反。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古音于陵反。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終其永懷又窘

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古音五各反。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應作懆。念國之爲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古音豖。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正月十三章。　大夫作詩。言秦之將盛。周之不復西也。沔水之訛言。檿弧箕服之謠也。此詩之訛言。秦得陳寶之謠也。蓋自平王賜秦以岐豐之地。遂祀上帝于西畤。又東徙汧渭之會。又夢黃蛇自天下屬之地。其口止于鄜衍。史敦占夢。以爲上帝之徵。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祀帝。至文公十九年。得陳寶。有媦與二童子之謠。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于是民之訛言甚大。當時又適有正月之繁霜。故陳戒于王。謂天之災。人之訛言。是舉朝無有言者。獨我憂傷。以至于病。念我父母生我。此[illegible]適遭亂世。朝廷之上。猶任其口說。反侮辱于憂心之人。[illegible]思西岐之民。已爲秦之臣僕。散在列國。又與烏之無

所棲止。无異。反謂上天夢夢然无言。夫亦思有定之天。豈或如是。王寧謂秦爲山之卑者。不過如岡如陵。雖有郊帝得雄之訛言。不足爲徵乎。故老知言之不用。而召之不言。占夢者則曰。秦黃蛇之夢。不足爲徵。是以滿朝皆謂已智。而是非莫辨。令我跼蹐高厚。哀號以陳此倫理之言。今之人反以秦爲虺蜴。不足畏也。夫秦以弱小而崛起險阻之中。猶阪田之菀特也。當此天之扤我。如不克我。彼秦方求我開創法則唯恐不得之時。執我如仇仇。而不于我效力半分。王猶不悟。是以心憂如結。謂今秦之政。其厲已甚。如燎之方盛。斷无自滅之理。豈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而我王不思復之也乎。故我之所以長思者。我輸既東。又值秦人之厲。如陰雨之窘。我乃載之車以東。便棄爾四輔之地。如車之棄輔。載已輸矣。猶以秦爲伯而呼之助予。不亦惑乎。臣請王無卽棄四輔之地。以益我之輻員。如車之不棄輔。以益其輻。又多用賢佐。如數數顧視其僕。庶可以過險阻艱難。而終保所有。王曾不以是爲意乎。王豈謂此間樂。不思西乎。不思王之在東。如沼魚之无可樂。其理雖深。實炤然易見。而王不明。我寧不憂爲國之害乎。且秦人得我肥饒之地八百里。方將內修政事。外和四國。如以旨酒嘉殽。洽比其鄰里。親戚。惟我獨東遷一隅。諸侯莫助。安得不殷殷憂也。且今之在東者。佌佌然小者有屋。蔌蔌然陋者有穀。上恬下熙。如燕雀之處堂。唯此哿哿之民。在西者爲秦之臣僕。在東者无所棲止。生既無祿。而天又降天禍而椓喪

之就中分而言之富人猶或可稍安此惸獨者眞爲可哀豈非可爲痛哭流涕者乎。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古音杭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古音力震反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顏氏曰維宰今本誤作冢宰依唐石經及國子監註疏本改正按鄭康成周禮註引此亦作維宰宋史趙師民傳引之亦同　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古音姥　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古音媒　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黽勉從事不敢告

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十月之交八章被皇父苦役之大夫陳詩彈皇父輩以諫王也史稱幽王三年三川皆震涇渭洛竭岐山崩又稱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此詩日食即此而又稱震電不息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陵谷反覆是日食之後又有此異故大夫言當此時而以皇父諸人爲宰譽御侍從左右近習相與競爲淫樂寵愛豔妻內外階禍皇父又知負天下之怨營三窟以自固邀封于向勞民不以時從民不以道曰非我之戕于下乃下之役于上文過飾非自謂聖智作都于向而遷民實之擇三有事之卿唯取多藏之人以我民爲天子之守衛者不勉留一人以守我王但有車馬者則皆遁之以往居于向徹王之衛以自衛其不仁不忠一至于此蓋當時臣下皆有懼亂而爲鄢鄔之謀者如鄭桓公亦寄孥于虢檜而皇父爲甚天下安得不亂乎又言我民迫于皇父之役不敢告勞猶且無罪而遭讒蓋其用諛佞之人反覆交搆專力如此致下民災害難解天下皆病矣而我里遭其迫逐其病尤甚覺得四方猶有餘而我里獨憂衆人皆逸豫而我里獨勞向以

爲非降自天。今知乃天命之不均。我豈不安于所遇而必傚我友之自逸哉。夫世亂如此。豈復有羨而有逸者。亦如民莫不穀。我獨何害之情耳。可謂善于告哀者矣。○豔妻舊說指褒姒。前人疑之。蓋雖犯顏諫爭。亦不用此二字。故以爲皇父等好色如宋華督之言美而艷者近是。蓋下之傚上。捷于影響。王寵褒姒。故皇父亦愛艷妻。詩人言皇父。亦即所以刺王。是爲善于諷諫者。又按此詩次序宜在無羊之後。節南山正月雨無正等篇則皆東遷以後詩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今本誤作旻。依唐石經改正。）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古音豫。）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當作誶。與墓門同。）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哀哉不能言。匪舌

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以古音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姑古音　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爾無正七章詩名不可解折中謂雨當作爾爾處皆無正也玩其詞意似東遷之初暬御賢臣猶望之遷于王都諷正大夫以諷王也蓋其初年秦尚未有西都使王克自奮勵與正大夫三事及邢君諸侯臥薪嘗膽驅除戎難復還舊都則周宗之既滅者可以復興宣王之業爛焉而乃上下皆以故都家室漂搖爲詞苟安洛邑故憂之之深言天之不惠天之疾威使我宗周滅亡播遷無定謂爲正大夫誰爲三事大夫誰爲邢君諸侯離心離德不成朝廷體統亦不敬爾身不畏天命乞所以戎寇覬我無爲而抄掠不退飢饉已成而人不遂其生徒使我暬御之臣憯憯日瘁而凡百君子莫肯以辟言對王者聽王之言則隨口答之一聞諫人之言則退避之苟安旦夕而已是以忠言日遠巧言日甚正大夫輩維言仕之危殆得罪于君見怨于友無一而可遑計及于故都乎故我勸爾慫恿我玉遷于王都爾動以未有室家爲詞夫人臣事

主誼不顧家聞爾此言眞莫可回。安得不鼠思泣血。有言皆痛乎且爾之出西都而居東都也誰爲爾作室者。而乃以是爲辭哉于是乎周轍不復西。有罪謂皇父輩。無罪謂東遷君臣式臧者望其自新爲惡者復仍其舊。不信辯言者王也而曰昊天王爾大也王既不信法言。臣下獨不敬爾身。不畏于天乎而乃不肯以法言對乎爾亦謂忠言危。巧言安忠言得罪天乎巧言怨及朋友仕之危殆如此。此我所以聽言則答譖言則退也爾之自爲則得矣其如王業何哉故我終以正言告爾以遷于王都爲心也。而爾言如此其亦奈之何哉。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朱子從韓詩作就今從之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

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古音媒。或肅或艾。如彼泉流。今本誤作流泉。依唐石經及國子監注疏本改正。無淪胥以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小旻六章。諷王之敬謹而明別于謀。決斷于謀也。當東遷之初。事尚未決于行止。君子有遠謀。則曰宜振作以圖恢復。小人狃近安。則曰宜安處以計久長。如宋之南渡。李綱與汪黃秦檜等議論不一。而小人黨多。高宗又以其言為是。前後一轍。于古同。假此言謀臧而不從。不臧而反用。其臧而具違。不臧而具依。不以先民為程。大猶為經。而惟聽乎邇言。爭乎邇言。是不明辨乎謀也。匪行匪邁而不得于道。築室道謀而不潰于成。是不決斷乎謀也。豈不知國當未定之時。聖否雜處。王當先明乎聖否之類。凡國不多之時。而有明而作哲者焉。有聰而作謀者焉。有恭而作肅者焉。有從而作乂者焉。合之為睿而作聖。能別擇而用之。則君子得輿。小人亦受其持載。王不能然。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如泉流之不反。而相與陷溺腐敗而已。彼小人者。徒謂恢復之謀。猶暴虎馮河。我不敢行。夫豈非一說。然知其一而莫知其他也。苟擇其謀之

善者而斷以行之。時時存一戒謹恐懼之心。如臨淵履冰然何謀之不可成。何至一敗而鬻田宅。畢文武成康之世業。終棄之而不振也乎。○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以其在小雅也。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去其大而小者猶謂之小。蓋存其舊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古音異。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古音房以反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古音古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小宛六章。序以爲刺幽王。竊意亦宜曰之。傳教宜曰以修己而不責人。則免于難之意也。首言宛然之鳴鳩雖小。奮飛可

以哭天以與人苟操心危慮悲深亦可通達也夫我心之所憂傷者念昔先人舉業之將敗又當剛發不振之時懷父之我棄又懷我母之見棄也又言人之齊聖者雖飲酒而不及于亂以比人之大爲酒困也當此憂患之時不失其正不至如彼昏不知者之大爲酒困也當此憂患之時懼天命之不復則唯各敬爾爲子之儀各盡其道而已此時褒姒將爲后伯服將爲太子如中原之有菽庶民競得采之若無主者然以伯服爲太子非所據而據焉如螟蛉之子而蜾蠃負之以爲己子日教誨之而欲其似之也此何時乎而敢自怠逸以招禍乎不觀脊令之且飛且鳴長而稱不日邁月征夙興夜寐以期不辱于親乎曰我而者非眞謂兄弟也太子敗則其傳亦不免故有交相戒懼之義且以桑扈食粟比禍患之出于常情哀我后太子如塡寡然焉能免于刑戮故爲握粟出卜以求自善之道而已自善之道雖何法溫溫之恭人如集于木恐失禮而隕越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恐猶欲而陷譏戰戰兢兢以敬事。如履薄冰。恐履錯而顚躓沉陷也以此處疾疾其庶免乎厥後太子宜曰與其母皆得免于戮辱累此詩之力也哉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羅古音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

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古音滿以反 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古音居我反 析薪杝矣。古音徒可反 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古音矩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古音戶

小弁八章。章八句。孟子書及本經傳說備矣。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君子屢盟。古音彌郎反。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古音苦。矣。巧言如簧。顏之厚古音戶。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巧言六章。刺讒人以告王也。首二章言亂之降于天而由于讒。三章比讒人于盜而言君子之不宜信。四章刺讒人之心而欲君子之察于微。五章言讒言之易辨。而動以羞恥之難昧。六章鄙讒人之無能。而見其驅除之甚易。通篇呼天者三。

呼君子者七其傷于讒而畏讒也極深痛矣。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古音方槽反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古音尼心切。　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古音舒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何人斯八章蘇公被暴公之譖害而作詩以絶之也。通篇只其心孔艱盡之。心孔艱故反側。孔艱內而舍下文始厚今薄

欺天罔人蹤跡之詭秘鬼蜮之情狀前六章責之甚婉後二
章乃以兄弟責之以鬼蜮斥之蓋必其被譖之事有關于君
德之邪正社稷之安危非止一身之進退禍福者或欲以此
詩陳于王以解讒或欲暴公怒之而以此詩陳于王如後世
言若納之陳歐公書者冀幸君之一悟改之一改也不
然同列相詆訾之言聖人何以登之小雅而不刪乎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哆右音昌果反兮侈古音同上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古音渚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右音去其反 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巷伯七章寺人孟子以讒被刑為巷伯而自傷悼也自傷其
有小過而讒人飾成大罪自傷其以疑似而搆成大罪故班

固以論司馬遷盖亦謂遷之救陵非盡無過而遷書雖多怨誹亦有自悔之意也此人首二章其自傷悼後乃轉爲忠告之詞欲其慎言而畏禍於此勞人盖爲凡百君子計爲國家計者深矣第六章乃深嫉之第七章乃欲君子聽之敬之盖始也讒害太子君母有小弁之作繼也讒害卿士及畿內諸侯有巧言何人斯之篇終也以王之左右近習之人而亦不免于讒害君子安得不亡國家安得不喪乎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谷風三章友朋相怨之詩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

死之久古音几。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蓼莪六章。孝子困于征役。二親亡而不得見。痛念之詩。大夫陳以告王。故列于發雅。否則民間思親之作。宜列于風。故小序與谷風。皆以爲刺幽王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古音几。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古音蒲北反。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古音渠之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古音芒。西有長庚。古音岡。有捄天畢。載施之行。古音杭。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大東七章。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陳是詩以告病也。陳氏曰。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則小史掌之而藏周室。故費誓繫于周書。漢汝江沱。至于譚大夫下國之詩。皆編列入于南雅。愚考國語召公之言曰。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則當日民有病困。臣下皆得一獻詩以規之。若後世流民圖之類。故其詩皆列于雅。而小序乃例以爲刺幽王也。此詩以幽王之虐多用聚斂。小人其勢足以困東方諸侯。若其役者。言往日由東適西之路。朝貢往來。饔餼豐盛。道路修整。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諸國困于賦役。杼柚無布。富室皆貧。公子徒行。往來皆然。故爲之心病也。復以薪之腐而

不可轝比民之困而不能息而京師君臣皆莫之恤。東人專主勞苦不得歸休而西人之徵求者粲粲衣服已足傷心乃至于其舟人私人皆富且貴同爲王臣王民何不均如是且西人之栗珍至不以漿視酒佩璲亦不以爲長民力竭矣唯望婉天河以爲酒漿維女以爲佩庶可以供其飲滿其欲充奈天不我助織女不能爲民成服章牽牛不能代民服車箱東有啓明不助民之東作西有長庚不助民之西成有捄天畢本降雨濡亦但布于行列而不施膏雨又如南箕本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本不可以挹取酒漿猶虛懸而無責今乃以我民箕斂之苦而南箕若翕引其舌助西人以用箕以我民斗量之苦而北斗轉西揚其柄助西人以用斗盖見其似者而愈傷悲怨之至亦形容盡致矣

四月維夏。古音戶 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古本竝作爰朱子依家語改作奚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古音移其反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古音直谷反 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古音以 匪

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四月八章。大夫久役于外。遭亂離寇賊之害。而作詩以告哀也。匪人。謂非他人比也。由夏而秋而冬。可謂久矣。由西而東南至于江漢。可謂遠矣。既遭亂離。又遇寇賊。可謂窮矣。欲歸不得。欲仕不可。欲逃不能。欲隱于山隰之間。采擷草木以終老。而作歌告哀。困苦極矣。郝氏云。讀此詩想見四時愁慘。山川寂寥。人物凋零。夭札之狀。歷歷在目。何必斥王而後爲刺乎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古音滿以反。 溥天之下。古音戶。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古音旁。 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古音杭。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

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古音魚賀反。或靡事不爲古音譌

北山六章孟子及傳說詳矣。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宋劉彝曰疧當作疷病也音民按唐石經此字作疧从氐唐人避太宗諱凡字从民者皆省爲氏詳見張參五經文字兮。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無將大車三章序以爲大夫悔將小人也言賢者將進小人反見譖害故大夫悔之朱子謂爲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序以首二句爲比朱子以爲興故不同然與上二篇下一篇相類則傳說爲長 彙纂 折中俱依朱傳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古音先。至于艽野古音神與反 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

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古音豫 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小明五章。勸擇交也。大夫受小人之害。而遠行時久。不得還歸。因勸其友。無復與小人爲緣也。自四月至此。詩意畧同。蓋編詩者以類相從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

磬同音。以雅以南。古音泥心切。 以籥不僭。

鼓鍾四章。閔王鼓樂而疾首蹙頞也。韓詩以為昭王。史以為穆王。小序以為幽王。集傳以為未詳。而引王氏蘇氏之說。則為仍以為幽王。蓋周制十二年一巡狩。幽王巡狩以為常事。不見于史。亦有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自小旻以下。皆以為幽王時詩。亦或然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古音以。以介景福。古音方墨反。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古音普郎反。或肆或將。祝祭于祊。古音方。 祀事孔明。古音盲。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古音羌。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我孔熯矣。式禮莫

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樂具入奏。古音則反　故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古音羌　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楚茨六章與信南山序皆以爲刺幽王朱子謂即豳雅考周禮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豳詩即豳風七月也又云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孔氏釋曰此祈年及迎暑寒幷不言有祀事既告神當有祀事可知但以非常告祭故不言之耳據此則楚茨四篇皆爲公劉之雅國語云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公劉克篤前烈闕叙豳居每歲祈年于田祖先祭后稷于廟以親廟合食祭畢臣工作楚茨之雅茨祭山川風雲霤雨方社之神亦請后稷在

壇配享祭畢臣工作信南山之雅曾孫稱公劉也皇祖稱后稷也其詩傳至周公制禮時雖行天子之禮仍用豳國之詩益楚茨從觀荆棘教樹藝說起亦思文配天之意信南山從禹甸南山公劉疆理豳地說起亦即篤公劉篇之意楚茨詳言力田備物獻爵受嘏送神燕寢之儀易侯而王猶行其禮也信南山詳言南山原隰天雲雨雪益山川雲雨神位在焉其言酒食瓜菹清酒騂牡求陽求陰之儀易豳而豐鎬猶述其事也二篇皆互文見義本豳地之舊雅故曰國曰公曰君冂君婦陳滌疑祭法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數語為記禮者之失今觀信南山之詩則知有禱乃祭之義矣亦特牲云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祭之有禱可見矣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古音滿以反。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古音屋。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古音于逼反。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古音孤。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古音

莫九反。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 是烝是享。苾芬芬。祀事孔明。古音盲。 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信南山六章。公劉祭后稷于壇之雅也。言信乎南山之下。為禹所甸治。我先祖得有此原隰。畀我曾孫得以田之而疆理南東也。玩詩詞意似祭山川風雷雲雨。亦謂后稷及親廟神主配享。故曰皇祖。謂后稷也。曰先祖曰祖考。謂親廟也。曰皇尸曰壽考萬年。曰受天之祜。古人于此等字上下通用。而周公制禮。遂為天子祈年之詩。後世先農壇之禮。蓋本諸此。李氏謂首節曾孫指公劉言。後之曾孫指世守其祭者言。蓋不知此四篇皆公劉時之雅。而後遂以為祈報之詩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古音滿以反。 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以我齊明。古音盲。 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古音羌。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

善且有。以古音 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古音毎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
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古音疆 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
農夫之慶。古音羌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甫田四章。祈年于田祖以樂田畯。祭畢臣工所作之篇章也。
言田之所出。陳陳相因。農人得食者以自古田祖教民樹藝
民得遇豐年之德大也。今我適南畝。而見耘耔之以時。黍稷
之茂秀。故即于田畯廬舍之傍。止息之處。進我俊髦之庶官
潔粢盛肥犧牲。先告后土四方之神。欲其轉求夫田祖。于是
以我田之藏。非以自爲。凡以爲農夫之慶者。拊琴瑟擊土鼓
迎田祖而祭之。祈甘雨之大。我黍稷穀我士女焉。祭畢而率
衆官以省耕。民皆忘其爲君也。但曰有道曾孫來矣。耕者不
驚。婦子來饁。而田畯亦喜其民之克當君心。于是取彼左右
之所饁。嘗其旨否以告于曾孫。又以竟畝之禾皆已易治可
豫卜其善且多者。告于曾孫。故曾孫不怒。而農夫敏于農事
焉。于是相與祈之曰。田祖之神。其錫我曾孫之稼。如茨如梁乎。
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乎。其豫求千倉萬箱以爲農夫之慶乎。
如此。乃使我曾孫獲茲無疆之福壽乎。蓋工于祈禱田祖以
樂田畯者
有如此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古音滿以反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既方既阜。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古音毀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古音方墨反

大田四章。報賽之篇章也。首言邀田祖之賜。及時播種。百穀茂盛。既無稂莠之害。又無蟲孽之災。皆田祖去之火之之力也。且祈雨而得雨。公私霑足。利益普洽。故曾孫來省斂。而婦子老不驚擾。田畯至而喜焉。于是報賽四方之神。以其自尚之騂。與遵用夏禮之黑。陳新穀為粢盛以介福。斯時也。其篇竟皆曲道其君民一體。上下相親之情。后稷公劉之開豳。太王王季文武成康之世。其業者感人之深。至于如此。其序次宜附雅詩之後。如豳風之餘。螟螣蟊賊四蟲非蝗也。故有食

心食葉食根食節之別。今南方之穀甚秀。而忽出白穗者。四蟲之害也。張子謂螟螣易去。不知蝗可捕。此四蟲非人力所去。朱子引姚崇捕蝗爲証。亦泥于畀火之文。而謂此四蟲爲蝗。亦不思春秋書螟書螽之別耳。此格物之難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古音博工反。

瞻彼洛矣三章。諸侯朝天子于東都而頌美之也。家室。謂王室也。家邦。謂萬邦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古音湑。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古音羌。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左之左之。君子宜古音魚何反。之。右之右

古音以。之右之君子有古音以。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裳裳者華四章。天子燕諸侯之詞。蓋以答瞻洛也。諸侯因講武而美天子謨烈之顯。天子因會同而美諸侯才德之備。明良喜起交修不怠。固周家之盛哉。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古音乃多反。受福不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桑扈四章。朝會既畢。而饗方伯連帥之詩。其在東都。則周公君陳畢公之倫是也。不戢不難不那。與彼交匪敖等語。亦有戒之之意。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古音魚何反。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

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廏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鴛鴦四章章四句以爲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朱子謂其穿鑿無理改爲諸侯所以答桑扈者今讀析中定解爲天子諸侯大昏禮成而羣臣賀之之詩鴛鴦乘馬比賦字字有着馬郎反馬之馬也且白華之詩中后刺幽王亦言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以反比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則益信此詩之解矣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古音磋 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古音補往反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頍弁三章兄弟甥舅受主人之宴而樂其親睦之詞也君子指主人也以蔦蘿自比以松栢稱君子言其得所依附故末見而憂既見而樂有中山王聞樂而對之意焉末章自言其老之將至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不得常瞻仰天顏故曰樂酒今夕幸君子之我宴所以望上之親親者至矣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古轉音豫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古音湑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古音杭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車舝五章大夫了明言詩之好仁其言季女碩女新昏猶曹風之言婉孌季女也大夫易之言女歸婚媾皆以比賢德之遇合楚騷同游求女亦本乎此曰德音曰令德曰無好友無德與女明現正旨至于高山仰止二句正以謂夫大賢方不為不

倫而太史公記以作孔子世家之序論豈可為房中之曲。故以為國家好賢求宅後之詩者得之首節言以安車迎賢次節喜賢人之來三節燕樂賢人四節喻賢人之居高位而施其經綸見其文采末章則直以其德望崇隆儀型無窮者望之而見其乘車以迎為欲見賢人之新獻主臣相得君臣乃對也此豈非鄉道而行忘身之老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者乎或曰夫子不過斷章取義耳夫夫子之說詩數處皆正解詩文獨此為斷章取義乎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青蠅三章。疾諸侯之讒諸侯于王若驪支子之所蠅也故曰交亂四國構我二人非微者之詞信矣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古音都略反以祈爾爵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古音則故反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

湛曰樂。各奏爾能。古音奴來反。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古音肄。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古音奴亂我籩豆。古音田故反。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古音羽其反。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古音方墨反。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古音儺。維其令儀。古音俄。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賓之初筵五章。衛武公作飲酒之詩以諫王亦以自警。警同儆也。序作刺詩。固疏若使武公專自悔過。當在衛風與淇澳問矣。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魚藻三章舊說以爲刺幽王朱傳改爲諸侯美天子愚按上之燕下多言飲酒如鹿鳴伐木魚麗嘉魚湛露之類下之答上如天保菁莪無一語及于飲酒蓋大臣告君義當如此詩繼于賓筵數言在鎬飲酒恐非盛時明良規勸之象豈亦鼓鐘淮水之意而出語和平並憂心等字亦不用使人自得于言外者乎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古音姥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古音芹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古音戶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

之邪。古音博工反。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采菽五章。序亦謂刺幽王而思古。朱傳謂天子所以答魚藻。李氏乃以賓筵二詩爲厲王之世。而此詩在其後。爲宣王朝諸侯之詩。愚考史記年表。衛侯和立于宣王之十六年。享國五十有五年。沒于平王之十三年。其子楊立。是爲莊公。立十三年。爲魯隱公之元年。衛武公並不當厲王之世。自小序以抑爲衛武刺厲王。李氏不詳考。遂以賓筵魚藻爲厲王世之詩。竊不思小序固以此二詩爲刺幽王乎。總之世次不可考。小序不足深信。小雅篇第多脫簡失次。采菽一篇。果似宣王朝會諸侯之詩。應在車攻吉日之後。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老馬反

爲駒不顧其後。古音戶　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古音樹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角弓八章刺不睦也小人之性不肯一日無亂又不肯各安其身以傾危陵奪至身名與喪而後已誠熟玩此二語又何至交相讒構哉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戰國策作上帝甚神　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古音居銀反

菀柳三章不附褒姒伯服者作以自誓亦以戒同官也其鄭伯友之徒乎菀菀然茂盛之柳指褒姒母子勢盛足以庇蔭人者而言小弁亦以菀彼柳斯比褒姒其後晉變人謂聖克曰人皆集于菀我獨集于枯蓋亦本此言褒姒伯服之席寵豈

不可以爲息偈之所然天道昭彰甚祇可畏我欲與之親暱適以自病且予與之暱彼必使予靖其難一受其牢籠後將極其所欲以求于我而過其分願予不敢不承應不徙擲身名之俱喪乎夫褻邪讒慝中宮予爲太子如鳥之高飛已傅于天矣而彼凶人之心亦何所底至不至于求速戮獄不已然則予曷能靖此難乎欲往息之徒然自取凶禍而哀矜于君子耳案此詩上畏天命下畏人言而內以自善其身故君子有恥若詭欲窮王而畏王之求責無已因抗拒而不朝至謂君父之尊爲彼人是乃後世曹馬之徒所以懟怨主上而擾棄禮法者聖人豈以之入變雅哉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

云何盱矣。

都人士五章。傷不復見西都人士之盛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韔其弓。古音肱。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古音渚。

采綠四章。序以爲刺怨曠。朱傳亦謂婦人思其君子。夫期以五日而六日不至。豈可謂之怨曠。卽以日爲月。亦豈久曠。何從卽怨。且思婦勞人瑣瑣之情。入風可矣。何以列雅。竊謂綠者惡草。小人之象。藍者染皂之草。君子有才之象。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言去邪不多也。終朝采藍而不盈一襜。言用賢無幾也。予髮曲局薄言歸沐。託詞而欲歸也。五日爲期六日不詹。許其先用。而不能舉。不能先也。用人如是。其盡歷乎。于是託爲婦人相勸之詞曰。之子曷不歸而自食其力乎。以狩則我爲之韔其弓以備。以釣則我爲之理其繩以俟。于焉一釣而魴鱮可得。予且往而觀之。其樂爲何如耶。其人于是引身而退。而其詩遂陳于朝列。而史氏附之變雅。以戒王之急于退不肯以用賢焉。求知是否。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古音疑。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黍苗五章。召伯往營謝邑而行者之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錯簡在此。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古音乃多反。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隰桑四章。上急于求賢人之言也。草野楨幹之材。如隰桑之美。其才華外見。則葉之難也。其容貌潤澤。則葉之沃也。其含蓄淵藏。則葉之幽也。所以一見而樂之者。尤樂其一言之出。深入人心。膠固不解。故我心愛之之極。特以賢人謂我爲遠。而不肯告我。豈知我固鄙君子之言。中心藏之。而不欲稱忘吾藥籠之參苓。用其言。必用其人也。李氏謂士大夫喜得見

賢公卿之詩夫使士前爲慕勢不如使王前爲趨士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韓詩及說文竝作怖怖字吠反視我邁邁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也巨支反病也俗本有从氏者誤書無此字兮

白華八章申后被黜之所作也之子謂褒姒言王之遠我之子之遠也首二章斥褒姒三四章指王故以碩人美之五章又斥褒姒六章又斥王七八二章則歸于褒姒之讒妬也妾居妻位其無良二三爲何如之子卑而寵之者亦卑因之子之遠我使王亦卑我安得不病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三章。貢士之知所止而賦也。太學者。賢士之所歸也。彼緜蠻之鳥。猶能知其所止而止于丘阿。止于丘隅。止于丘側。况人爲萬物之靈。不知以太學爲當止之處乎。但欲造于幽深之域。如丘阿之止。則其任重道遠。無可息肩之勢。欲砥礪廉隅。爲儒行之最。如丘隅之止。欲登峯造極。實可列于聖賢之側。如丘側之止。則雖不畏道之遠而急于行。猶畏不能造其域而用其極。乃太學之飲食之教誨之。升之司徒。升之司馬。選士造士者。有加而無已焉。入太學者。可不厲志以求止所當止之處。卽副教育之深心乎。

幡幡瓠葉。采之亨古音普郎反。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有兔斯首。

炰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兔斯首。燔之炰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

瓠葉四章。三年賓與賢能。鄉大夫飲賓于庠序之詩也。鄉飲酒云。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故其物極薄。瓠葉鄉之所采。兔首鄉之所獵。禮言烹狗于東方。此言兔首。詳略猶維筍及蒲魚鼈膾鯉。各舉一二以示敬也。君子。謂鄉中賢能。爲賢能設酒。故以酒屬之。賢能欲行獻酢之禮。主人必先嘗其旨否。次乃獻之于賓。賓既卒爵。乃酌以酢主人。主人既飲酢爵。欲以酢賓。又酌而先自飲以導之。謂之醻。觀于鄉飲而知王道之易易。故以次于縣蠻貢士之間。 斯字。箋以爲白。謂白首者。兔之小者也。定本皆從朱詩。謂斯首者。以首計。猶魚之以尾計。惠棟乃猶以白字爲古義耶。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今本作遑依唐石經及國子監註疏本改正。朝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漸漸之石三章。將帥東征戎狄荊舒。久役于外而作也。不皇朝行速也。不皇出深入也。不皇他。言申侯犬戎在西。鄭遂勁旅盡東恐不能救腹心之患也。他字微甚。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苕之華三章。憂周室之將亡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古音杭。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讀爲鰥。　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古音豫。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何草不黃四章。大夫以若于征役者之作。獻于王也。　小雅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按上林賦。掩羣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才七十四人。大雅之才三十一人。

鄁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